

呂祖全書

乙巳仲冬  
萬德至善社重刊

呂祖全書葫頭集小序

壬戌之春。蔭誠將肄業於雍。北上來辭。予以搜永呂祖著作爲囑。明年正月旣望。使持書一冊至。發之則祖之葫頭集也。選入全書而序之曰。集中以風雅之體裁。發道德之宗趣。言文而旨遠。詞約而味長。是從前文集之外之一快也。昔人疑諸仙詩。在漢則漢。在晉則晉。在唐則唐。不應天上變格乃爾。至呂祖乩壇。近今百餘年來。非演經度劫。應未有浪遊筆墨戀戀塵凡之事。然祖嘗自謂於大千世界。普度有緣。故一日大赴三千場。豈僅一方一處而已。是又如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在生民未有之聖。著作不免春秋時風氣。有不可得而強者。又何疑於天上之變格乎。要其有爲而作。托於遊戲

。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當會心於文字之外可也。  
。原集各體。拉雜編入。竝題。有無關緊要者刪正之。  
分二卷。

呂祖全書卷二十五

鍾祖葫頭集序

詩三百。聖人之道。曲盡耳目矣。漢魏三唐。則有悲歌盛晚之風。關於世運。至於人嫠音釐婦。燒業海而發情根。逸士遺民。劈長空而揮恨種。非謠則諷。非刺則哀。詩之雄襟遠曠。盡被魔羈。不若無詩者善矣。雖然詩之源。禮樂之本。詩之奧。聖賢之衷。天之景象。詩之興也。地之山川。詩之比也。人之性情。詩之賦也。物之興衰。詩之感也。天地物我。混然皆詩。雖欲無詩。又安得耶。紫極真人。宏願憫塵。婆心慈切。闡道機於無相之中。說善惡於有形之外。聚烟霞之彩。煥日月之明。慨變幻之因。洩陰陽之理。滌

世子之塵心。吐如來之蓮舌。與物推移。隨機點化。霜毫蔓玉。洩未洩之由。雪竹敲金。宣不宣之法。樵  
梧松花。琳琅碧影生香。鸞遶蒼梧。汗漫青霞綴色。  
梯航可接。旨理堪聞。非詩之功。雖聖人之道。又安  
能盡人耳目也哉。嗟呼。世人耳目。當悟於聲色之外。  
。超於夢幻之中。鋤却情根。耕翻恨種。因詩得訣。  
。叅意歸真。則真人之婆心不辜。而詩之宏願有賴矣。  
若徒擬於哀刺謠諷。爲魔所惑。雖聖賢之哀。禮樂之  
本。又何有裨於世教耶。唯諸子省之。雲房書序。

陳先生葫頭集序

白雲老人。自宋迄今。臥華山巔。不聞天地聲色已多  
年歲。燠人間庚辛。有雙童乘古鶴。止左右。祥禽瑞

獸。鳴吼其旁。老人驚寤。拭其睡眼。更見紫氣纏度。於燕山之陽。軫星之野。爲龍爲馬。變幻萬端。老人危坐而怪。叩二童曰。何爲其然也。童子始笑答曰。僕乃敲針劍奴。呂真人吟咏之弟子也。師願洪深。駐鸞度世。蜉蝣諸子。擬題求句。師遂以聲格體調爲寓言。興比賦訓爲奧旨。以醒迷津。先生所怪異者。得無是乎。老人曰。假弄聲色者。純陽原是慣家。老人夢魂顛倒。不知天地物我之機。純陽不能以黃梁試之。復以龍馬之氣。亂人耳目耶。童子曰。不然。龍馬之氣。非師有相爲之。乃諸子所錄葫頭草也。願先生引其言。老人笑允而爲言曰。天地之大。大莫葫蘆。天地之理。盡在葫頭。葫頭之訣。揚而復幽。葫頭

之韻。鏗而若流。葫頭之相。載沉載浮。龍馬會舞。逼以斗牛。鸞鳳之奏。遶之滄洲。葫頭之况。安與塵侔。所謂淪刼。無以了休。真人發願。以濟世儔。世之有志。葫頭爲謀。佺佺之祕。已矣葫頭。言畢。雙童謝之而去。見龍馬之氣。化霓而墮須彌世。銀漢界。老人復臥。欲其覺寤。更不知幾千年再可。白雲老人陳希夷。

呂祖全書卷二十五

葫頭集自序

止源以詩字求予者。曷故以其句之工字之精而求之乎。非也。得無以久寄塵寰。目皆烟火。不謂人間有天上鸞駐。噴辭吐秀於影響之間。不乏推敲之句。詎非世所難覲耶。止源之求。殆爲是歟。雖然未也。天有莫測之機。世有莫窮之道。欲究其機於微奧之中。乃不出乎聲色之外。在聲色者。即道之寓也。天之風雷雲雨。地之江湖河漢。人之喜怒哀樂。此聲色之自有者也。要如空空入目。振振臨耳。摹其神則心曠。寫其意則情怡。披之有相。讀之有音。詩固聲色中之幻化也。然世有聲色。而道莫之知。道之莫知。則雖雄辭秀句。風雨成文。不



過繁華爭艷。而不知火棗交梨爲何物。故曰止源久寄塵  
寰。目皆烟火。烟火世之必需。不知有烟火者。山人之  
樂趣也。山人旣得樂趣於烟火之外。則可隨機運道於聲  
色之中。以故片刻寸管之下。而不用推敲所由來也。不  
然。山人逸况。何獨托諸影響之間。而與世人唱和爭奇  
乎。止源可以知予之婆心也。故屢叩而未嘗稍拒。止源  
之意。謂千古之下。得此奇觀。恐後日之湮沒而不我知  
。敢力爲懇之。而鐫布流傳。俾世間翰墨之儔。庶識烟  
霞樂趣。而不苦滯於繁華。固近道也。若以道人詩字之  
工。而允其請。則非也。嗟乎。意與世曠。而才愧文人  
。有以嚙咀微音。如登彼岸。而羨止源之高致者。未可  
知也。有以自墮孽波。未甫一披。而鄙止源之好事者。

抑未可知也。回道人書。

葫頭集上記銘偈讚說

東嶽廟碑記

大塊芸芸。寄而人。歸乃神。以人之靈。瞻神之明。非  
倩山河瑞靄。色相莊嚴。爲冥冥棲託。又何以依仰也。  
燕臺龍秀。四海維區。應聖脈於蒼蒼。會鍾靈於鬱鬱。  
西峰煥彩。東壁流光。誠至靈之脈也。遂建東嶽之宮。  
巍峩歲月。其如燕梁泥滿。荊草堦萋。弔烏控月。捲礫  
敲雲。爐冷烟沉。桑滄增感。乃宋鑑源輩。秉丹締會。  
起兀乍新。爲人民見相之悟。以昭神天。杳冥之靈。俯  
見襟山帶闕。抱雉懷松。翠聳長天。陰披遠幹。人傑絡  
繹於四時。花鳥馨翔於九極。昭昭爽氣。炯炯高風。嶽

帝乃悅。雲馭俯臨。隆世鎮基。赫然今古。予以樵沙之  
度。鸞駐燕山。諸子有善。叩子爲銘。銘曰。圓天方地  
。物我化行。南瞻一粟。燕冀最崇。龍流餘脈。築東嶽  
宮。角星在野。甲屬岱宗。神光弼鑑。感而遂通。兆民  
熙熙。無不賴靈。白駒一瞬。孰與景同。神其來兮。斯  
即蒼穹。人苟不悟。三尺神明。電露泡影。寵辱枯榮。  
胡自籌畫。在天所容。西商南火。此生主東。蜉蝣小伎  
。慢藐幽冥。皇皇二氣。交結乎中。

去塵銘以下銘

心惟不二。是曰靜機。物我無別。形神皆歸。  
願言寤寐。不落是非。入世出世。我貴知希。

洗心銘

洗心云何。澡雪明德。塵去鑑瑩。玷捐圭潔。  
不澄而清。其源則活。我纓我足。可以弗濯。

示通源偈八首以下偈

死生原不二。生即死之門。  
了得無生者。生亦徒何之。

又

見性乃真覺。談禪是後天。  
天從何所見。佛即未來心。

又

空空徒自空。悟悟忘自悟。  
撇却悟空魔。死生應自見。

又

三教總一教。得來無欲閒。  
若從微妙處。一點還虛空。

又

說道如來是大雄。大雄必定也空空。  
不增不減長江水。照破須彌無相峰。

又

椿枝萬丈道家佗。蓮花九品禪門法。  
試問花飛椿老時。何曾捉得西江月。

又

萬疊寒烟總一虛。隔簾燈影却何如。  
此時認得空中幻。即是如來掌上書。

又

舍利佛。舍利佛。旃檀最上尋覺路。  
不落千千四大千。涅槃六六三十六。  
時見層層七寶臺。時隱密密雙行樹。  
誰教控鶴老兒來。飛錫趕到雲深處。  
打醒通源問的端。如來應是恒河數。  
恒河不在見聞中。圓覺聲聞何以故。

九呂蓮花六首

挺挺出金池。瓣瓣含玉露。  
火裏放奇香。色比菩提固。

其二

心卽臺之象。蓮因色是身。  
西方無個處。極樂悟虛真。

其三

雙行樹裏泥團。九品蓮中甘露。  
頻伽不解無生。飛向恒河深處。

其四

昨夜天風吹北斗。驪龍獅子一齊吼。  
要見蓮花何處尋。蓮花却在如來口。

其五

菩提無樹鏡無臺。安得蓮花九品開。  
分付通源休浪悟。客塵二字證如來。

其六

道人慣會饒舌。要講蓮花顏色。  
不長娑婆四部中。不染青黃赤白黑。

時時觀世見如來。柳花搖動瓔珞月。

偶偈七首

慧光破三界。慈波大海中。  
金剛非法相。不惹應歸宗。

其二

無我無人礙。妙法自如如。  
彌陀若有覺。九品應是空。

其三

如來非有相。在在心頭者。  
悟却本來因。了我無生徑。

其四

一點琉璃光。照破十方界。



了了歸虛空。此中無罣礙。

其五

何處獅子作怪。將我葛藤咬壞。  
要尋佛老填還。過去未來見在。

其六

昨夜懶雲炊熟。今朝癡腹生春。  
有口無心是佛。笑他忙裏尋人。

其七

不貪不愛不惱。無身無口無心。  
從此一靈默會。太虛清靜忘形。

題像五首以下讚

獨坐獨坐。不離這箇。這箇佗機。誰能打破。

上下察之。鳶飛魚躍。天地合之。聖賢是樂。

又

世人坐破蒲團。到底不歸正教。  
誰知性裏摩尼。在我丹田朗照。

又

揮塵風前色相。行踪世外孤雲。  
試透龍光三界。掃除物我魔君。

又

無以色相。何留此像。偶倩毫端。抹吾模樣。  
寶劍倚崆峒。除盡塵魔消礙障。  
噴。好將

又

敲爻野客。隱見莫測。孤立乾坤。迴照日月。  
偶揮筆上

春雲。而發和光之訣。噫。要存色相應塵情。洞庭秋水三千劫。

題石

爲虎爲徒。激泉激月。堅則以磨。清則以劫。隨花而忘機。樂琴樽而自悅。若是見得如來。還須饒舌。

道魔問答以下說

回道。人。閱今古。降紫極。闡正教。舉婆心。而假筆指迷。監壇點化。嗟閻浮之自墮。憐人欲之難除。奸巧日益增。靈虛日益昧。乃設道魔問答。而爲言曰。混元之始。無形無名。三才既立。人我始分。孰爲太極。孰爲真人。孰爲生死。孰爲鬼神。世皆自取。致入其門。如明哲之子。不及憨愚。動言求道。滅我魔宗。惡我如仇。

。視我如毒。割我欲愛。斷我貪癡。套我迷疆。破我疑城。更欲以德行伐我。以禮義敵我。以無妄離我。以清靜絕我。不知己非。反謂我惡。我魔處世。久不變心。依人內外。交久而誠。同一念之機。而協七情之政。則我魔之實有大造於人者也。如爾道之渺茫。勞人心意。既瞻在前。忽焉在後。本無有相之可歸。復乃靈虛而難覓。使人束手無爲。步步循矩。由老子而至釋氏。三聖人各是其說。至於良知可以修聖。清靜可以修仙。見性可以成佛。我魔第不知今世有其人否。更哂爾道。以三聖人之宗。汲汲惶惶。刻無罣畧。週乎字內。遍乎蒼穹。靡不欲人歸諸教化。叅悟本源。然得其門者止於進。知其機者忽於微。而欲人之樂從。不啻百千萬億而鮮一。

。若我魔則不然。恩體人情。愛敷所欲。隨其意趣。可  
縱可馳。知此身之難得。任喜怒而無拘。錢乃養生之本  
。遣妄以助其謀。色乃樂生之餘。資淫以濟其慾。庶淫  
庇妄隨。道難克入。兼之忿兵緊守。惑將威張。三尸遶  
列。七魄縱橫。雖道以忠爲帥。以考爲軍。舉天下之信  
誠敬善而爲師旅。恐亦不能挫我魔之萬一也已。以惠之  
及人者如此。其作爲者如此。雖不屑教。而俛首心降者  
又如此。孰謂非我魔之根深緣遠。不幾與兩大竝垂於不  
朽歟。如爾三聖人之道。汲汲惶惶。欲人歸諸教化。而  
人未之樂從。豈聖人之道。不足法歟。抑聖人之教化。  
有不善歟。抑亦我魔之堅甲利兵。而道難動搖歟。抑又  
人心之安於世習。而以道爲難及歟。固常闢我魔也。豈

闢我魔者有其能。而度人者無其術歟。魔不揣。請道答我。道曰。噫。世之不能立性命之基。而困陰陽之術者。必子之言夫。居。吾語汝。夫天地未判。孰爲究窮。道之未名。魔從何有。魔道爲仇。貴人自擇。故上智不用除。而魔自遠。中智除之而退。惟下愚與爾相終始。然道本於靜。魔處於動。靜乃養生。動乃傷生。此必然之理也。夫欲以養生之術。而行諸動作之機。魔之所由來矣。故三聖人究其須臾之微。而參天地之理。不敢獨私。行諸教化。豈若縱欲任情。違天之命。而誤生身之本者。爾謂道之渺茫。靈虛難覓。不知一點自然之機。昭昭乎日月同升降。使人可景仰而不可思議者。吾道之用大也。人之所以不能進道而親汝者。如在黑暗地裏

。不知天色之明。惟苟依於土石故也。魔曰。不然。日月光輝。迴乎不已。行於天下。誰曰不知。若道則曾有遵之如日月。而行之於天下否。閒有其人。或不遇我魔耳。如遇我魔。亦安用道爲也。道曰。然。非歟。世之遇爾而違吾道者固多。其因爾而行吾道者。亦有向善之子。一念之錯。一時而誤。易其前修。迷其後果。此遇爾而然也。如作惡之子。久與爾綢。偶爾一語。恍然若悟。決絕塵思。雖內侵外感之無邊。乃守一抱源而自益。如是之人。爾魔日逼其處。日雜其心。斯人也。未必與爾相親也。安謂日之不可仰。月之不可瞻也。夫可瞻可仰。則又安知其不可行也。故曰中智除之而退。除爾之術無他。在一慧劍耳。爾謂不可挫鋒。又何謂割我。

斷我。奪我。破我。如是等等耶。可知皆從慧所發耳。又奚虞爾之遇。而易其初心哉。所謂下愚。能與爾處。不能與道處。誠然也。魔曰。否。天地之理。本諸性情。性之所好不同。而心之所尚有別。或隨其情性。而不信虛無。意者得無以道爲勞。而以魔爲逸。道反是魔。而魔反是道歟。道曰。情性原是不錯。勞逸固是有分。有因勞而至逸者。謂之靜。有因逸而至勞者。謂之動。靜道也。動魔也。然動非外之動。靜非外之靜。虛無者。乃靜之機也。苟能心靜而身動。則可以知魔道之微。其謂魔反是道。道反是魔。皆人心無慧見。疑團結就耳。此等之流。路途認錯。偏性偏情。乃自墮者。安足與語。魔曰。守一之中。則可與天地竝。世之道多矣。有



邪道。有正道。則安擇乎。則何以知其邪與正乎。不若不信之爲宜也。道曰。守一之中。與天地竝。此太上之言。正謂道也。世之道一而已矣。寧有多乎。道惟正而已矣。詎有邪乎。邪者。即魔之用也。其知之鑒叅乎理。其信之心存乎天。故三聖人之教。其有同異之分。在行事上看之耳。若心則未嘗稍異。今之人信佛者背聖。尊道者闢佛。俱由夙根淺薄。未明天地之理。不知三聖人何曾有分也。若是一偏者。即謂之魔也。魔曰。三聖人之教。人人知而尊之。獨三聖人之用。則又不能使人無疑。其他不必言。如爾純陽之道。依於純陽。其自稱曰回道人。分明以道自任矣。今觀汝得道以來。已多年歲。其隱見世間。種種不一。聞而信者十之一二。見而

信者十之二三。其見聞而皆未信者。十之八九。起人之  
疑端。固已多矣。獨降懸筆事。令人觸機恍惚。若有若  
無。信者有之。疑者有之。其疑信交半者有之。刺刺終  
朝。說不盡千萬語言。而人未嘗遵行一字。况善惡之報  
。雖言之凜凜。而觀諸影響。又屬佞虛。矧托諸三寸之  
管。而假馬子之請。以一几之窄。而批數千之語。一請  
即降。聞召即臨。又求畫求字者。揮毫而不拒。豈一池  
之墨。足敷若是之用乎。片刻之下。能如此之多乎。且  
人又不能眼見。而尚有塵凡之隔。隱見之聞。雖欲謂其  
人曰。爾誠。爾無欺。爾誠則德汝。則道之不遠。則報  
之不遠。爾忠。爾孝。示爾悌。示爾信。人之始終奉其  
言而行之者。我魔實未之信也。夫知是純陽而猶有未必

然者。况疑非純陽。而欲遵純陽之教。豈易得哉。魔固知純陽之道。實有愧於我也。道曰。吁。咈哉。醒一貫之機。而充諸宇內者。仲尼也。悟色空之相幻。而歸諸無生者。佛子也。宣太上之好生。洩還丹之奧旨。立宏願而指迷者。純陽也。純陽之道。度人而已。不能與三聖人竝。但三聖人之道。純陽固不能謝其爲無知也。夫隱見者。即道之用。道也者。豈盡托諸隱見之中。人不我信。而盡我功行。庶上帝無責。而完我之夙願也。降筆臨壇。雖云不可測。而亦有可測者在焉。夫當空一日。光散萬川。雖破室蓬門。未嘗不照曜。豈以一几之窄。一池之墨。而批數千之語。爲疑惑之端乎。苟如蜉蝣伎倆。五字撚鬚。則靈魂猶然可逞。抑何異於仙凡之隔。

也。若假馬子之手。因請即至。聞召即臨。此因緣有在。抑豈塵情之易測耶。嗟今之人。曾有未及馬子而疑馬子者。吾不知其何也。至於善惡之報。有極彰明處。惜人未之覺耳。不然。世之高車大馬。安享遐齡。而窮陋夭亡。病災莫數。曷由而來也。抑旦夕之禍福。何由而生也。豈天預以其報語於人哉。可知佞虛影響。實非佞虛也。若乃字畫淋漓。亦與之所至耳。雖非與筆墨爭橫。聊示烟霞逸況。然亦各有意焉。非無爲也。嗟乎。婆心空切。魔道同舟。枉吐青蓮。誰生覺悟。知我純陽。疑非我降。不知純陽。降亦生疑。道之不明也。夫人也。道之不行也。夫天也。魔乎魔乎。將安除乎。其信吾道可也。其不信吾道亦可也。魔乃喟然曰。聖人之道至

矣。魔不敏。敬謝聞教。

雜說二十二則

聖人濟世。以切世之急務。應時之要則。如劈面一針。臨波一犀。不復贅論矣。故太上說五千言而辭尹喜。佛老立一指禪而歸涅槃。孔子治魯。三月而行。此聖人濟世之良功也。如道人婆心普願。掉舌鼓唇。說法傳經。敲詩繪素。借世人貪愛而度之。假幻相之好惡而化之。道人之感應於衆生者。亦要衆生猛悟於道人也。嗟爾衆生。猶不謂然。以道人之婆心普願。則曰慈悲。掉舌鼓唇曰妙用。說法傳經曰未解。敲詩繪素曰不足。如此終朝。貪愛愈增。好惡更長。道人宏願無成。口過自染。一切婆心。皆爲虛誕。以度世之道人。作爾儕戲謔之墨。

客矣。於戲。道人駐世千萬載。悠悠放浪。何爲不可。但衆生百年歲月。前去幾何。道人說話未完。恐衆生不能待我矣。雖尋聲赴感之大士。普願垂慈之道人。只可弔白楊而悲孤穴耳。又有何功於衆生。道人手倦舌乾。婆心盡矣。又何復與世伍耶。且爾輩以流傳即功德。以誠信即皈依。欲求猛悟修持。熱鬧場中。喫一劑清涼散者。千萬之中。一不可得。道人又何面目稱度世耶。乃今列名者雖有七十。尊崇者不過三十四人。僅可度者七子而已。如七子始勤終怠。則亦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欲引道機。先除魔障。試之不懈。始與道謀。然道非真功德則不可。如一念一舉。當以太上感應篇功過格爲則。時刻登記。功竣一千。

叩壇自有直指。若能行三千善滿。親度有期。豈仍以隱見之間。爲凡情之莫測耶。如仍悠悠忽忽。顧盼尋常。失此緣機。後追莫迨。

又

修功立行。三教中第一法門。惟行立則過自寡。功修而惡自遠。故曰。過惡不生。而功行兩立。所以古先聖賢。出人頭地者。務在寡過去惡。惡念不生。則善行自足。有志之士。欲求道而歸正覺。莫不從功過上著力行來。惜乎叔世之人。視爲迂闊。自墮下流。或以善爲仇。而終身行惡。或有知善不爲。而惡念難除。或以懷謀爲得計。或以背理爲無妨。未舉心而先商利己。初發意而已屬欺人。誕語誕情。不義猶稱有義。旣奸旣詐。虧心

自謂無虧。傷哉淫虐日增。而天人不懼。悲乎孝忠罔顧。而廉恥莫修。間有小善之流。外耽聲望。內愧瑕疵。未勉寸修。先矜己善。欲期實行實功。難謂誰非誰是。是以只得把功過一端。從新說法。天之報應。固自不爽。第三千之約。八百爲期。初有視之爲易。而不知進之甚難。苟能知其難而行之。又不覺進之易甚。無他。在願力何如耳。故積善之道有三焉。有行其善而不知其爲善者。有行人所難能之善。而不自以爲善者。善之善也。有知其善而勉強行之者。有行其善而存其念者。平常之善也。有圖善之美稱。必行人所知者。有小善爲之。大善則不能者。有過不改。第行善以希福者。不善中之善也。善之一念不同。彼蒼之報應有別。亦各從其所修。



重而應之。夫何有虛也。然人不難自奮。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彼岸。果能於不善中之善。漸至於平常之善。由平常之善勉而進。又何難不至於善之善也。人苟至於善不知善之行。則渾然天理。古聖賢無異。乃功行充滿之驗。抑何求而不遂哉。功過格傳世已久。因果之報。太上感應篇俱已昭悉。但諸子向往之念。能自奮興。庶不負道人度世之婆心。若以此爲難。妄貪捷徑。道不易言。言亦徒虛語耳。諸子圖之。

又

萬緣皆空。一絲不掛。不染塵情。養精育炁。如是受持。能爲戒行。右戒

又

一念不興。諸趣莫作。守其靈臺。如水浴月。  
清光皓皓。映乎四區。右定

又

斬魔斷障。却欲消貪。洞然昭徹。萬類不侵。  
認得不錯。守得不疎。行道不迂。進得不怠。右慧

又

處紛不紛。居亂不亂。神清氣逸。總出自然。  
雖遇物而以物應。中不動搖。循循進步。右靜

又

回光返照。叅破世迷。因言了覺。寸寸揣摩。  
不落人相。不滯人情。奮於自進。右悟

又

不怠不燥。養氣養元。調和內外。運以陰陽。  
形神牢固。愛欲力降。此忙如死。忘機可以成道。  
守一可以得仙。右煉

又

苦志苦爲。既進復進。苦不辭苦。進不辭進。  
開門若閉。對面若無。外行善事。內耽善行。  
依功恆習。遵諭敬持。忘其爾我。純乎道德。右修

又

已知假合。解得源頭。歸源復顧。假應是現。  
既假克除。真能可保。可保厥真。真亦自固。右真

又

花落水流。試問當年司馬。雲收雨散。追思昔日巫山。

守我靈臺之鏡。何虞幻泡之形。因果前生。原是今生所作。是非後世。還歸斯世之爲。悟得佗闕之奧。叅通塵障之疑。奔走風前。酷似閻君幌子。憂愁宇內。宛然魔帝招牌。視洵濤。即可知揚帆之險。欲恬退。乃能明採藥之清。孽造由來。功成始去。夢中占夢以堪悲。形外逃形而發笑。止源伊止。靜湖待靜。靜之可遇。止也宜求。後果前因。到頭覺悟。

又

古鏡一輪。照塵而碧。新霞萬縷。處世而空。龍虎嘯風雲於物外。利名勞靈性於迷中。眼底慧光。疑於冷電。身中奧訣。誤也寒飈。樵沙歲月已將期。忠孝人天何咫尺。披亘古不闡之佗。悟於今未明之化。道人饒舌。蓮

蕊含羞。世子忘機。桃香吐艷。果能奮羽。恪守吾規。  
棄凡礙於蜉蝣。了正覺於鸞鶴。將見白雲繞膝。青杏羅  
胸。忠孝既全。生死頓了。誰謂頑不可點頭。枯松弗  
克青老耶。

又

鶴長鳧短。人生事業不齊。蜉蝣死。蟬生。世界悲歡莫測。  
竹葉無憂。醒後中山已老。黃花有約。歸來上苑纔春。  
白雲牽去野心機。丹鳳尚然饒舌。青牛會來初智慧。紫  
霞即便回頭。靉靄烟中古丈夫。秦之小役。浮沉石上老  
毛女。漢也閒仙。視形體之無無。知而且悞。了身心之  
默默。悟矣忘情。孤鸞啣九極之霓。洪水泛三元之鏡。  
功名富貴。碌碌紅塵擔子。乾坤歲月。忙忙黃土嬰兒。

愁塚上之絲蘿。懷花間之烏雀。太虛有盡。本願無窮。  
憶美玉之烟。藍田日暖。懷真金之色。赤水風柔。倩我  
同人。願君合道。

又

古有觀於渺介山。夜如晝月明。吾儕嘗寧止焉。東坡自  
宋。乃從華山寺西一真皈。吾今尚在。

又

道者就是這箇。這箇本無言。若求說這箇。這箇即是這  
箇。

又

昔吾修煉於雲房石室中。立誓願而證果。今隱見世間已  
屢。惜諸子猶不敏。奔何。

又  
浮生大夢。何以能醒。本來面目一錯。劫劫報還難贖。  
故當空一點。應作如是觀。

又

終車鶴巔多異樹。直者聳天。曲者環谷。中有虎兇棲止。  
風生時山鳴林吼。有道者則恬然。否則阮途。

又

煉丹先須練緣。不然試雞化鳳。主人猶然不得。名曰丹  
奴。

又

吾徒雖多。自何仙姑而下。七十八人。今成道從青城丈  
人遊者居多焉。粵西恆有遺跡。世可採。

又

遇廬則居。遇鍾則叩。八字足了萬世之因。今道人饒舌多矣。爾儕不悟。尚曰再問問。呵呵。吾亦不解。

又

學道者原不在山。處世塵。隱金馬。方是大修行人。故曰。山惟靜而已。